



一個教師對於品格教育的思索——電影「天之驕子」中教師的失敗

● 方永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

電影簡介：「天之驕子」(The Emperors' Club)，2002年出品，最近曾在有線電視頻道上多次放送。一部看似傳統的另類教育電影。一般的教育電影談的往往是教師的成就或成功，但它所描述的卻是教師的失敗，此外，它也探討了目前在國內最熱門的品格教育的問題。

杭特老師坐上了直升機。他遙望著愈來愈小，小到就像一個黑點的那個島嶼——長島，心中的思緒依舊複雜。回想起這幾天所發生的許多事情，他覺得自己的心情就像洗三溫暖一樣，剛開始有些忐忑不安，之後則感受到些許的失落感，一直到現在的釋放。他原先想到的是，短暫的這幾天與學生的聚會，可能代表了他這廿多年來教書生涯成敗的「驗收」，而讓他比較舒坦的是，心中一塊懸吊已久的大石頭，終究有了放下的時候。不過這個時候，他雖然感到輕鬆，卻怎麼也快樂不起來。

杭特老師想，「我本來不是那麼想當老師的。」父親是一位著名的歷史學家，從小耳濡目染，他很早便一頭栽進了故舊紙堆的研讀之中。他知道，歷史，不僅是

他的興趣，也必須是他一生的志業。在大學中，他主修古代歷史，而在求學的過程中，他最常聽到的話是「你的父親是杭特教授啊！我曾拜讀過他的大作。」在他的心中，他的父親一直是他所景仰，但卻難以超越的大山。研究所畢業之後，著名的聖本篤中學，提供了他一個教學的位子。杭特老師知道，聖本篤中學是一所著名的貴族中學，向來以傳統文理科目的教學著稱，那裡應該有他可以發揮的空間。此外，該校有許多的老師後來也去了大學教書。他那時心想，反正現在也沒有更好的機會，先到聖本篤這個學校去磨鍊一下也不錯。

杭特老師在聖本篤中學立刻成為一個受人注目的老師。他高大挺拔、風度翩翩、博學強記，加上表達能力又好，而且



在生活上也律己甚嚴，不管從那個角度來看，他都是個不折不扣的好老師。歷史課，向來是聖本篤這個有傳統之中學標榜的重點課程，而此一學校內最重要的學術競賽獎項——「凱撒獎」，這個以古代羅馬最知名的統治者為名的獎項——又是以古代歷史為測驗的範圍。杭特老師短時間內迅即成為這個學術競賽的主持人，在他的主事下，競爭激烈的凱撒獎，更成為聖本篤中學的年度盛事。這時，他是聖本篤學校中的明日之星。

但這麼多年過去了，他依然還是聖本篤中學的一位歷史老師。回想起當年和他一起進入學校的老師東尼，現在已經貴為牛津大學的教授。而這個人，「我對他的評價實在是不高。」除了教學不是十分盡責外，更重要的是他的為學及作人的態度。講實話，當初在大學時代，無論是在學業表現及未來的發展潛力上，「我可能都要比他略勝一籌」。但是這個傢伙就是有辦法，在中學服務了幾年之後，硬是跳到了大學去教書，現在更成為牛津大學的教授。杭特老師轉念，不過，這個人其實還是有他的優點，相較於自己的內斂矜持、瞻前顧後，他敢愛敢恨、勇於嘗試、奔放外露的態度，的確也是他的長處。難怪伊莉莎白，當初會先選擇了他。

他又想起了聖本篤的新任校長艾勒畢，苦笑了一下。「這個人哪，真是令人

意想不到哪！鴨子划水，掂掂呷三碗公。」這位比他更晚進入聖本篤中學的同事，嚴格說來，外貌及學養並不突出，但是看起來誠懇老實，感覺頗易親近。只是真的沒想到，在校長職位的競爭上，「我竟然輸給了他。」原來為了今日，艾勒畢早已經廣結善緣經營許久了。杭特老師回想起那時他勸進自己爭取校長職位的時候，心下有些黯然。「不過，他對外募款的能力還真的很強。只怪我，一點都未察覺到他暗藏在底下的企圖心。」

比較起一般人，在成長的過程中，杭特老師算是一直很順遂的，由於家世背景的薰陶，他優雅的風度及豐富的學養向來都使得他在同儕中卓然不群。但這也使得杭特老師很少向人低聲下氣、逢迎奉承。他相信，單憑自己的能力及學識就足以吸引其他人對自己傾心。而且從當老師以後，他一直兢兢業業地在自己的崗位上努力工作。在幾年前和伊莉莎白重逢結婚之前，他始終維持單身，住在學校的宿舍中。早晚都會到學生的宿舍巡視，了解學生的作息。他甚至以為自己應該是學校中最認真的老師了。但是，這些似乎還不夠。他原先並沒有那麼想當校長的，只是覺得，自己在這個學校中待了這麼久，也深受學生及家長的愛戴，不管怎樣，校長職位對於從事教師工作的人來說，總是生涯的高峰。而且他也有一些教育理想要發



揮。杭特老師憶起董事會面談的那一幕，他一直以為繼任校長就是他了，自信滿滿的走進了會場，但是他們問的問題卻只有要如何募款，他才發現原來他在董事們的心中並不是最佳的校長人選。其實，這些董事早就已經內定了校長的人選。「只是為什麼不早點告訴我呢？」杭特老師想，那時自己深覺受到了侮辱，堅決地連教師的工作都要求辭去。現在回想起來，其實有些好笑，何必呢？

杭特老師想起自己年輕時的志願。他希望成為一個和父親一樣優秀的歷史學者，那時他相信自己應該有這個潛力。但是沒有想到，在聖本篤中學這個學校中，竟然耗掉了他一生最重要的黃金歲月，他始終都是一個平常的中學教師。「**我終究還是一個平凡的老師啊！**」沒有光彩奪目的生涯發展，也沒有足以藏諸名山的學術著作。他想到自己在請辭的那段時光中，勉力想要找回年少時候的遠大志向，試圖寫作自己從年輕開始就思考的歷史作品。但是他的心卻怎麼也無法平靜下來，他一直想著他的學校，他的學生。他驚覺到，學生才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資產與成就！

由於歷史知識的淵博，杭特老師總是知道學生對歷史中的那些知識感到興趣。他上課內容精彩，不需要插科打諢，也仍然可以用其言之有物的上課內容吸引學生。他最擅長的一招，是在第一節上課

前，請學生閱讀掛在教室後面門上的一塊匾額，這塊匾額上面書寫著：「我乃舒特魯克納洪特，安申及蘇薩之王，艾蘭大地的統治者…」。重點不是在它的內容，而是在它是誰說的——舒特魯克納洪特。這位在西元前1158年前曾威震當時的一國之君，有著詭曲聾牙、繞舌般的長串名字，他的名字總是成為杭特老師剛開始上西方文明史時，喚起學生興趣及注意力時的一個關鍵字，而且杭特老師還常以這個魔咒般的名字，告訴學生應該對人類文明及社會有所貢獻，否則「沒有貢獻的野心與征戰，毫無任何意義」，在其逝世後仍很容易埋沒在歷史的洪流中。「舒特魯克納洪特…」杭特老師口中輕輕唸著這個「關鍵字」。才在昨天，這個名字又讓他再度認清了塞卓·貝爾。

「塞卓·貝爾」，想到了這個學生，杭特老師心中有些失落與悵然。「我沒有把塞卓教好。」。塞卓·貝爾，這個在學期間不算特別優秀的學生，也是讓他傷透腦筋的學生，卻可能是杭特老師所教過的學生中在這個資本主義社會中「成就」最大的學生。塞卓·貝爾擁有長島上最豪華的別墅，是社會大眾所看到的政壇明日之星。杭特老師之所以會在這裡，都是因為貝爾邀他來參加這個同學會之故。貝爾以要捐給學校一座圖書館為理由，力邀已近花甲之年對教育已不復熱情的杭特老師出



席這次的同學會。「我本來不想來參加這場聚會的。」但是在重利的誘惑下，學校校長千萬拜託杭特教師一定要參加，因此杭特教師只好勉為其難前來。

塞卓貝爾是政治世家之後，在學期間，他就展示了領導天分。雖然他是學期中才進入杭特老師班級中的，但卻很快地攫取了班上同學的向心力。他聰明機靈，甚至有些膽大妄為、桀驁不馴，並不是屬於聖本篤中學裡典型的那種乖乖學生。杭特老師回想起來，在他們那屆的學生中，他花費心血最多的就是貝爾。但他在貝爾的身上，重重地跌了一跤，使他差點爬不起來。這個學生讓他體會到「教師仍有可能會失敗」的真理。

就在兩千四百多年前的雅典街頭，偉大的蘇格拉底與他的門生米諾(Meno)有著下列的對話：

米諾：「蘇格拉底，你能不能告訴我，品德是可以傳授的呢？還是鍛鍊成功的？如果既不能教，又不能鍛鍊，是不是人本來就有的，還是用什麼別的辦法取得的？」

蘇格拉底並不直接回答這個問題，而是用迂迴的方法，反問米諾應先探究品德究竟是什麼的問題。蘇格拉底強調，只有當品德是一種知識時，它才能夠被傳授。於是經過了一番討論後，這位偉大的哲學家兼教師說：「我們剛才說，如果品德是

知識，那就是可以傳授的。我現在並不是收回這句話，認為其說的不對；而是考慮到品德很可能不是知識，要看看你是不是覺得我有權利懷疑這一點。請告訴我：如果有那麼一樣東西是可以傳授的，不是一定要有教師和學生嗎？」在這次的對話最終，他們所作的結論似乎是，因為在品德方面並無教師既無學生，所以品德不是可以傳授的。但蘇格拉底似乎在此還留了一個尾巴：「如果我們現在在整個討論中進行得很正確，把該說的都說了，那就意味著品德既非出於天性，也不是可以傳授，卻是由於神授而具備的，人們受賜而不自知。……但是我們對此還不能作出定論，在問人們是以何種方式取得品德之前，要先就其本身研究明白品德到底是什麼。」

由於蘇格拉底體會到品德對於人生的重要性，所以他不只一次地和別人討論「品德是否可教」以及「品德是什麼」的問題。在另一處的對話錄中，蘇格拉底和時稱為智者的普羅塔哥拉斯有著下列的對話。普羅塔哥拉斯自詡為品德的教師，他說「來到我這裡，學的不會其他東西，只是他來到這裡要學的東西，功課是一善為處理家務和公務，就是說，怎樣治家治得最好，怎樣通過行動和辭令，對城邦事務顯示最大的力量。」蘇格拉底確認了一下他的對手的話語：「我不知道明不明白你的話，你好像說及政治的技藝和答允使



人成為良好的公民。」普羅塔哥拉斯說：「正是如此。」接下來蘇格拉底表示了他的懷疑：「那麼你真正掌握了一門美好的藝能—如果你真正掌握的話。…但我不認為這門東西可以教導…我該說說為什麼我這認為這門東西既不能教，又不能在人與人之間傳通。」蘇格拉底舉了一些例子說明，認為一些有品德的人並不能使其至親好友變得更好一些，所以他說：「普羅塔哥拉斯，我就是看到這些，才以為政治品德是不能教導的。」

在〈普羅塔哥拉斯〉這篇對話錄中，蘇格拉底與他的智者對手進行了有些冗長但相當有趣的討論，後來更有許多的聆聽者加入了討論。有趣的是，蘇格拉底在最後，似乎又修改了他原先的看法。他自承如果有旁人聽到他們的談話結論會譏笑他們：「蘇格拉底、普羅塔哥拉斯，你們真奇怪。一個先前說品德是不可教的，現在卻急急忙忙反對自己，企圖去證明品德的所有部份都是知識。這樣一來倒表示品德是可以教的。如果品德不是知識而是別的，一如普羅塔哥拉斯所試圖說明的那樣，那麼品德顯然是不可教的。」

身為西方文明史的教師，杭特老師對於上兩段著名的對話知之甚稔。「品德是否可教」的問題極為複雜，是以連蘇格拉底這樣偉大的哲學家於再三細察後都會修改自己原先的看法。杭特老師苦笑一下，

他在貝爾的身上就看到了「品德是不可以傳授」的例子。他回想起和貝爾父親初次見面的對話。貝爾的父親是參議員，位高權重，面對我這個平凡的教師時，氣焰相當高張。這位參議員大聲地對他說：「兒子的品格是我塑造的，不是你們這些老師可以置喙的，你們只要教給他知識就可以了!!」的確，貝爾父親在塑造自己兒子的品德上是成功了，他讓自己兒子和自己成為一樣的人：機巧狡猾、不擇手段、虛偽浮誇、唯權勢是尚。

杭特老師曾經一度誤認他改造了貝爾，他努力想要了解貝爾的內心，和貝爾打成一片，幫助其從圖書館借出不能外借的書；更曾經修改了貝爾的成績，讓貝爾得以參加凱撒獎的決賽。但這些努力都在他發現貝爾竟然於決賽時作弊而破滅了。貝爾依舊是那個剛來到學校時的貝爾。廿五年之後，貝爾也仍然是當年那個貝爾。功成名就的貝爾在自己所擁有的豪華別墅中再度要求舉辦當年的凱撒獎，表面上是希望能以自己的實力贏取當年未獲得的獎項，但實則他只是想利用這溫馨的同學會場合為自己的競選造勢，而且在第二次的凱撒獎比賽中他也依然採用作弊的手段企圖獲勝。杭特老師知道，在校園內他未達到的目標，出了社會之後，整個社會環境也未能完成，甚至在社會的大染缸下，貝爾還變本加厲。

杭特老師嘆了口氣，他不只為現今的政治人物品德日趨下流而嘆，更為自己未能教好貝爾而嘆。蘇格拉底認為「德行是知識，所有的惡都來自於無知。」但顯然貝爾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而且他也很清楚怎樣獲得這要東西的手段。杭特老師反覆想著蘇格拉底的論點。突然，他想起當年和現在是怎麼戳破貝爾作弊的技倆。前一次，他是以前一個不是教科書課本上的題目問倒了將題目抄在衣袖中的貝爾；而這一次，他則是以「舒特魯克納洪特」這個幾乎在一般歷史紀錄中絕跡的名字，擊退了那個幫貝爾查閱並傳輸資料的研究生。這其中有無什麼意義呢？杭特老師此時在自己的心中作了一些推衍。從前一次的經驗中杭特老師所得到的想法是，一位教師對於學生的影響絕對不只是在課堂以內或是限於教科書內的知識，但是貝爾卻不知道這點，所以他被突如其來不在其小抄範圍的題目所問倒；而這一次，杭特老師是以銘刻在教室前方匾額的語句為題，雖然貝爾按時到課堂中上課，但他卻從不把這些「潛在課程」放在心上，他也從未了解「一個人即便在這世上戰功如何彪炳、權勢如何龐大，但只要他對人類社會沒有任何真正的貢獻，其在歷史上仍將籍籍無名」的真理。是以一個對普通學生均屬簡單的問題，但是對於貝爾來說卻是足以讓他瞠目結舌、無言以對的難題。也許，貝

爾從未了解到這塊匾額上語句的真義，即便在他從政之後，他也仍然是個以權營私的政客，因為他對於前述的真理「一無所知」，而這也使得他終究無法具備高貴的品格。

「原來蘇格拉底所說的『知即德』是這個意思啊!!」杭特老師突然有些明白蘇格拉底話中的意義了。貝爾固然來到學校上課了，但他從未用心在老師的教導上，了解學校中的教導不是只有知識上的傳授，更包括了老師的身教與境教。杭特老師有些後悔了，他想到那時其實他並沒有作好教師的榜樣，沒有讓貝爾因而了解到什麼是真正的品德。雖說他那時是出於善意，所以他修改了貝爾的成績讓他能參加凱撒獎，而且當他發現貝爾作弊時，他也沒有當眾拆穿貝爾，甚至在其他學校長官的默許下，他仍然讓他繼續比賽下去，進而保全了貝爾的面子。或許貝爾對此的體會是：「這些大人們還是畏於我的家世背景吧！」或許正是因為如此，所以貝爾才一直執迷不悟。雖然說在教師教學的過程中，不可能期待所有的學生都會受到自己的感化教導而幡然醒悟，但是面對著因為自己的錯誤而種下的失敗苦果，杭特老師的心中仍然有些不好受，他甚至覺得自己應該為貝爾的今日負起某些的責任。

還好有像馬丁·白萊斯與帝帕·梅塔這樣的學生！杭特老師想到當時因著他的



修改成績而被淘汰的馬丁，想到在兩次凱撒獎都獲得優勝的帝帕。他永遠記得馬丁未入選時失望的眼神。他忍耐了數十年，終於將個中事實告訴了馬丁，他期盼獲得馬丁的原諒，讓自己從長久的心理負擔中獲得解脫。與貝爾是不同典型的學生，馬丁一向認真篤實，家世不像貝爾那麼顯赫，人生的「成就」也無法與貝爾相比。但某個角度來說，這類的學生卻是帶給老師最大鼓勵與安慰的學生。杭特老師想到自己在經歷貝爾「二次欺騙」後的失望與沮喪，是那些平凡的孩子告訴了他一個所有教師都不該忘卻的道理，使他從極度的失落當中站了起來：「偉大的教師沒有豐功偉績，但他們影響學生的一生。良師是學校的精神支柱，他們比磐石棟樑更加重要，他們將本著有教無類的精神，繼續作育英才。」從這些平凡的孩子身上，他了解到，在一位特殊學生身上的成功或失

敗，並不能決定一位教師的人生價值。「無論一位老師遭遇到多少挫折，他都還一直會抱持著某些期望，希望能改變他學生的品性，甚至於是他們的命運。」這是每個教師都應該抱持的積極態度。

望著即將著陸的陸地，與來到長島之前的心情迥然不同，現在杭特老師的心情踏實了許多，雖然多了一些感慨，但其實結果也不出他的意外。不過真正讓杭特老師寬慰的是，馬丁白萊斯原諒了他，甚至還要把自己的孩子依舊送到聖本篤中學來讓他教導。這表示，即便他對於貝爾的教育是失敗的，但是其他的學生卻還是肯定了他的教導；他證明了自己這數十年來的教師生涯並不是空白的。也許他沒有外在顯赫的生涯發展，也沒有高人一等的財富權勢。但他這個平凡的教師卻依舊有著不平凡的成就，杭特老師從學生為他所上的寶貴一課中，深刻地體會出這點。

本文中有關蘇格拉底與其弟子就「品德是否可教」問題的討論，是來自柏拉圖記述的《對話錄》中的〈米諾篇〉和〈普羅泰哥拉斯篇〉。